

特殊的记者群体
鲜为人知的故事
令人难忘的画面
摄影人眼中的音乐家

图文纪实

● 贴近音乐名家
● 讲述趣闻轶事

◎ 陈雄著／摄影

近耳双

燕尾服下的
汗榻儿

● 目录简介

“牛鬼蛇神”大聚会
我见到的第一个“鬼子”
巧遇杨鸿年
铁哥们儿——迪图瓦
“英国病人”——卡雷拉斯
听妈妈讲——瞿希贤
性感美女穆特
“戒严”——为了阿什肯纳吉
烟民——乌格尔斯基
在妈妈呵护下的郑京和

人民音乐出版社

◎ 陈雄著／摄影

近

燕尾服下的
汗榻儿

摄

人民音乐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近摄 / 陈雄著. - 北京: 人民音乐出版社, 2000. 10

ISBN 7-103-02190-2

I. 近… II. 陈… III. 音乐家-生平事迹-世界
IV. K815.7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36377 号

选题策划: 陈 立

责任编辑: 陈胜海

图片编辑: 赵 昀

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海淀区翠微路 2 号 邮政编码: 100036)

Http://www.people-music.com

E-mail: copyright@rymusic.com.cn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北京市美通印刷厂印刷

A5 4 插页 18 印张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版 2000 年 10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 — 20,040 册 定价: 26.40 元

版权所有 翻版必究

发现质量问题请与出版社联系

陈雄这小子

我是从小看着陈雄长大的。1952年,还没有陈雄的时候,我就已经和他的父亲——陈宝庆共事了。那时候乐团年轻人多,我和宝庆的岁数都算大的。宝庆人缘特好,大家都管他叫宝哥。他对待工作十分认真,爱较真。不管头天晚上工作到什么时候,第二天早上准能听到他在练声,几十年不变。

陈雄的奶奶和我妈妈关系不错,街道上有点什么事老姐俩都会通个气。那年月的老人识字的不多,这老姐俩的关系也就更密切了。

陈雄的父亲和我的交情很好。在台上我们俩是面对面,在台下我们俩是脸对脸。真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成心。每次一下乡,总是和他爸爸一拨。1966年,我们去陕西省蓝田县搞社会调查,当时条件特别艰苦。那天正和宝哥聊天呢,突然我的

肾绞痛犯了。疼的我，在宝哥的床上直打滚。多亏宝哥及时请来了医生，给我打了一针，才算是没出什么事。

陈雄长大后搞了摄影，经常帮我拍一些照片。1978年我要去前苏联访问。20年前我在前苏联学习期间拍摄的好多照片由于种种原因没有冲洗出来。陈雄二话没说，三天就把几十卷的老照片全部整理放大完毕。这些照片记录了几十年来中苏两国人民之间的传统友谊，因此毫无疑问它在我访问前苏联期间，唤起了许多老朋友的美好回忆。

除此以外，我们还经常在一起聊天，我聊新闻，他就聊音乐。

我年轻时也爱照相，后来岁数一大，人也懒了。有个什么想法就让陈雄拍去。

苏联解体那天，陈雄正在我家看电视。我对他说这可是个了不得的大新闻，明天苏联大使馆肯定得换国旗。第二天，陈雄一早就跑到苏联大使馆。9点多，果然使馆工作人员降下苏联国旗，换上了俄罗斯的国旗。从那回开始，陈雄想干什么都先跟我商量。

1992年他拍指挥家专题，也是我给他出的主意。为了让他能够有更多的拍摄机会，我率先让

陈雄穿上黑色上衣在演出时坐进了我的乐队。从此，陈雄在音乐厅倍受关照。

1993年，我又为陈雄操办了《中国指挥家》个人摄影作品展。开幕式上，陈雄用轮椅推着他母亲前来参加开幕式。这个影展是他献给他母亲70寿辰的礼物。多好的孩子啊。

现在陈雄的视线已从中国音乐家，扩展到所有他能拍摄得到的世界著名音乐家。他的问题也从指挥拓展到所有音乐家。哪位音乐家要来北京了，他肯定会先找我聊聊。我就会跟他侃上一番。梅纽因、小泽征尔、梅塔、马泽尔等等。当我从协和医院病床上坐起身时，又看到了他发表的新作品，当代世界仅存的小提琴大师——斯特恩。

在不断看到陈雄摄影新作品的同时，我还留意到他随手写出的几行小字儿，从图片说明到拍摄散记，再到像《大师珍重》这样的纪实故事。他的字儿还真有点看头。

那天，我是躺在病床上，把1999年11月21日的《北京青年报》上整版的《大师珍重》仔仔细细地看完的。拍得好，写得也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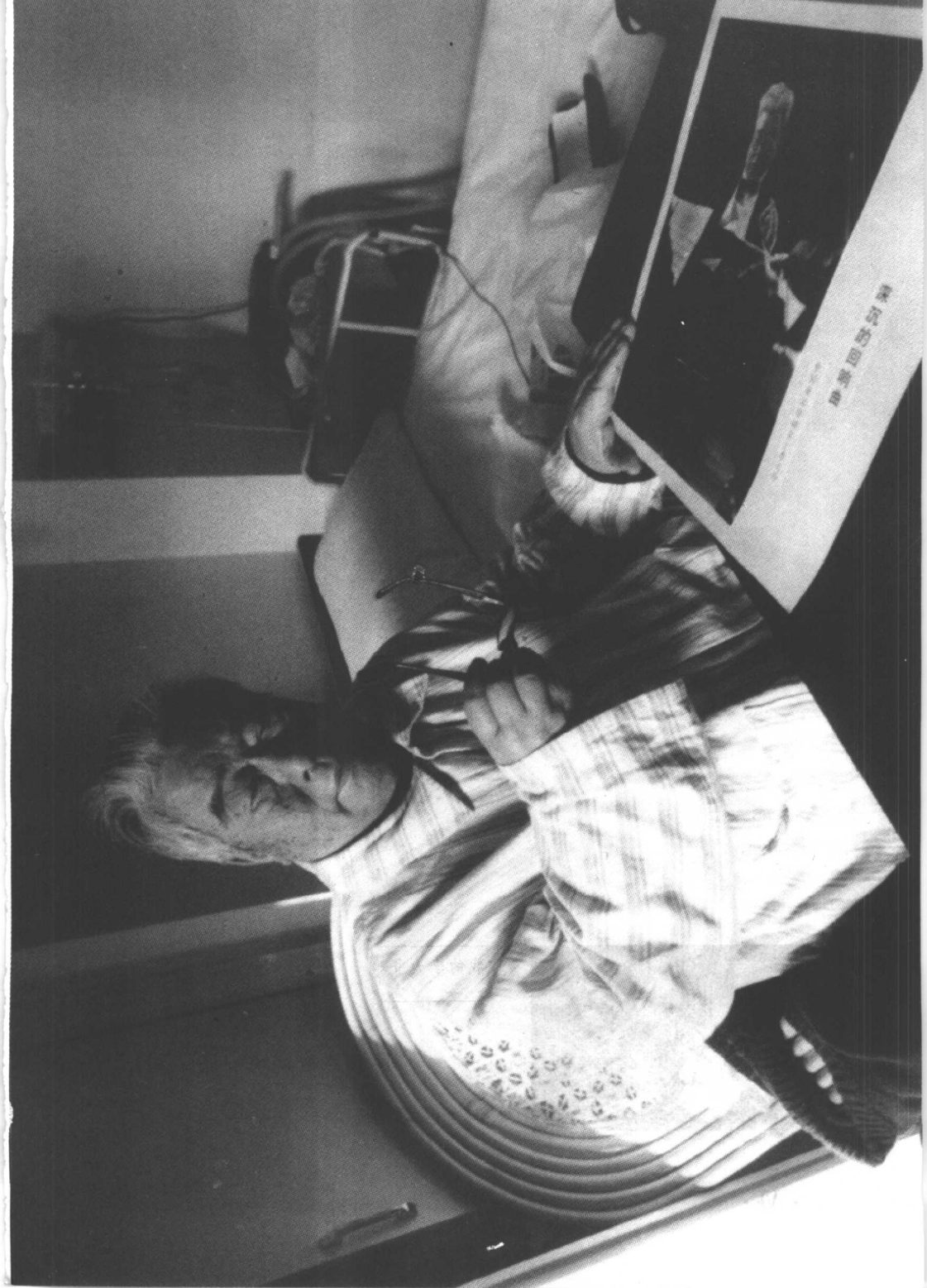
好小子！我感到十分欣慰，也替他逝去的父母高兴。

从那以后，我心里面总时不时地琢磨陈雄这

孩子,肯定还能弄出点什么大动静。没想到,几个月的工夫,他竟鼓捣出了一本书!“李大爷,我弄了一本小书,写的都是自己跟音乐大师的小故事,您抽空给我来段序……”我这“大爷”可真没白当,先给他当摄影“模特”,接着又做他摄影专题的“总编室主任”,连“推广”也归我了。“好!明天我出院,第一件事就是给你的书作序。”

李德伦

2000年4月22日于和平里





我的李大爷。

我爸快 40 岁才有了我，老陈家终于有了后。全家上上下下都踏实了。我妈妈也因为生了个儿子而提高了家庭地位。可这儿子也真不给她争气。3 岁就得了哮喘病。从此爸爸妈妈就再也没消停过。为了能让我活下来，妈妈跑遍了北京的所有大小医院。结果 8 岁时，儿童医院的医生还是告诉妈妈，我活不过 18 岁。打那儿起，爸爸对我基本上是放弃的态度。把光宗耀祖的希望完全寄托在我的两个姐姐身上。

然而，我顽强地活过了 18 岁，又活过了 40 岁，活到了 21 世纪！

20 世纪末，我就一直企图炮制出个什么东西，好在千禧来临前留个念想儿，也不算白活了“一世”。可一是心里没底，二是兜里没底——缺钱。也就没敢出笼。

后来一个专门玩挂历的“春秋社”找到我,用我多年来为音乐大师拍摄的照片,出了本2000年挂历。结果大大出乎我的预料,发行得非常好。这事的确鼓励了我,看来还真有人买我的账。

随后的半年中我就考虑,到底应该再弄出个什么名堂来呢?

摄影记者拍摄的照片除了发稿,通常只有两条出路:一条路是办个影展。这事我干过好几回了,再干没什么新意。另一条路是出本画册。这似乎早已成为摄影家的最高追求。

自己的分量自己知道。就凭我这点本事,要想出画册肯定是自己找钱自己出版。出版了也卖不出去。在家堆着,孤芳自赏,没事偷着乐。

直到我看到两个人写的书,我才找到了真正适合我的载体——书。

一本是我哥们儿——中国著名战地记者唐师曾写的《我从战场归来》,书中有其上百幅新闻图片。

一本是我师娘——中国著名节目主持人倪萍写的《日子》,书中有57幅照片,全部是我的老师王文澜拍摄,部分照片拍摄时,我也在现场。

从这两本书中我发现,“两伊战争”中有很多残酷场面和各种人群的感触是根本无法仅仅用图片能表达的。唐师曾在书中采用的绝大部分图

片,因为种种原因未曾发表,而在他的书中却起了很好的现场烘托作用。所以只有用书,才能达到最好的、最全面的传播效果。

《日子》一书中图片运用的本身,就是日子。妇唱夫随,完美的统一。

出书,价格便宜、信息量大、收藏有序、受众面广。

出画册,华丽、高档、昂贵,受众面比书小。

至于办影展,我曾办过个展,也办过联展,再办没什么新鲜感。音乐主要是给人听的,而不是给人看的。让人家去看音乐有点强人所难。

几经考虑,加上唐师曾连续3天极富煽动性的现身说法,我决定出书了。

我把我的妄想偷偷告诉了人民音乐出版社的陈立,谁知道他极感兴趣。很快我的选题就在出版社的高层编辑会上通过了。接着我被叫到出版社老总的面前。老总告诉我,我的书被定为今年出版社所有出版任务的重中之重。受宠若惊的我心里更虚了。生怕自己底儿潮辜负了诸位老师对我的殷切希望。可事到如今也只好赶鸭子上架了。

当人处在一个圈子里时,往往看问题跳不出这个圈子。以前我一直认为我拍的照片就是我成就的体现,是我全部财富、追求之所在。

“一图胜千言”对于我这个以摄影为生的人(我不知道自己算不算职业摄影家。按说以摄影为生,并达到相当水平的摄影家就是职业摄影家。可有的人说我不是,因为我现在没有单位,所以不是。没辙,职业的单位倒闭了,职业的摄影家就成业余的了)来说,是圣经,是追求。可突然有一天我发现,在绝大多数的时候,一图胜不了千言。单一的视觉感受满足不了人们五官的需求。非但如此,更有甚者。我发现自己那些当初自鸣得意的佳作,眼前连当我这本小书中的配图都不相称——废片。相反,以前无意中拍的“破”玩意儿,倒有了落脚之地。可见连我自己还找不着北呢。就更别想蒙人了。

书写了就得卖,可我身上什么是最大的卖点呢?骗钱也得有点诱惑力呀。我琢磨来琢磨去,直到21世纪,我才整明白:不是我把它当命的照片和底片,也不是已经发表了的摄影印刷品,而是我和我拍摄过的人,发生过的有趣的事。特别是那些音乐大师们的故事。这些事可能是我的最大卖点。

谁不爱听个故事?谁都爱听故事。

你可能不懂摄影,你可能不喜欢音乐,但是你肯定乐意听我讲故事。

如果你爱好摄影,如果你也喜欢音乐,那么

你会更稀罕我讲的故事。

听了我的故事,你会发现,大师们的燕尾服里都有一件汗褙儿。挺好玩的。

您要研究“燕尾服”您可以看电视、读报纸,无须费劲劳神在我这本小书里找。

您要对“汗褙儿”感兴趣,在我这儿,可有各种各样的。连光膀子的都有!这丝毫不会损害大师们的光辉形象。也不会影响音乐会的票房收入。因为他们是音乐家,音乐是听的,不是凭我在这跟您白话儿几句就能怎么着的。这点您放心。

大师们在镜头面前总会穿着燕尾服。而我是在音乐圈里长大的,所以他们并不介意在我的镜头前脱下燕尾服。这不就逼着我写大师们穿汗褙儿的故事吗,要不然我都觉得怪对不起他们的。也对不起来自各方面的帮助。

如果您请我吃过饭,抱歉我记不住。

如果您给过我胶卷,我会终身难忘。

在此,我向所有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予我巨大支持的朋友们表示感谢!

曾提供胶卷、部分设备,并指点迷津:

王文澜——柯达 400 度黑白胶卷 20 卷,
3200 度黑白胶卷 40 卷

张燕辉——柯达 800 度彩色胶卷 10 卷,反
转片 10 卷,富士 400 度胶卷 20 卷

唐师曾——柯达 800 度彩色胶卷 40 卷,反
转片 20 卷

曾提供胶卷、部分设备:

刘占坤——富士 400 度黑白胶卷 40 卷

袁学军——富士 400 度黑白胶卷 20 卷,柯
达 100 度彩色胶卷 40 卷

杨世忠——柯达 400 度黑白胶卷 20 卷

王燕松——乐凯 400 度胶卷 6 卷、乐凯 100
度盘片 1 盘。

姜 东——柯达 400 度黑白胶卷 8 卷

任晨鸣——柯达 400 度黑白胶卷 4 卷

侯钦孟——依尔富 400 度黑白胶卷 2 卷

蒲 莉——柯达 400 度盘片 1 盘

彭 梅——柯尼卡 400 度彩色胶卷 2 卷

田祝厚——报销部分胶卷

佳能公司王川、张红、马志军——曾提供并
仍在提供所有我所需的摄影设备。

还有所有以各种方式给予我帮助的人们。

陈雄在这儿给您磕头了。咣、咣、咣!……劳
驾您再帮忙打个 112^[注]……? ……。

[注]急救中心电话

目 录

第一章

我痛恨钢琴

(25)

原来一周才上一次课,现在改为一周两次课;原来每天一小时练琴,加上我趁奶奶不注意拨拉拨拉闹钟,也就三四十分钟。可这一下,是实实在在的半小时,这半小时里起码有 40 分钟是我爸坐在我旁边,另外 20 分钟,是他坐在外屋竖着耳朵听着。时不时地就喊一声:“第 8 小节错了,弹 10 遍……再弹 10 遍,脑子集中点,想什么呢?”我那双可怜的王子手也时不时地被抽打得“血肉模糊”。人格、脸面荡然无存。已是个小老爷们儿的我真是把眼泪往肚子里咽。

第二章

初摸相机

(37)

我成心把棉罩衣脱下来,露出里面的黑布棉袄,揣着手,化妆成老土的样子。这回,服务员的表情就更丰富了。先是问我“相机是你的吗?”我用河北话回答:“是俺的,是俺娘送俺的。这匣子有毛病不?”“净瞎弄,能没毛病吗,搁这儿吧。”我把脸一拉,面带坏笑地问:“哪出毛病了?搁这儿才有毛病呢!”说完转身就跑。四华本儿就在我屁股后边追:“告诉我怎么回事,你把他怎么着了?真绝了!”

第三章

(48)

拍 —— 音乐

李大爷就说：“陈雄呀，姑娘要拍、老头更要拍。不拍就没啦。想拍都拍不着了。你看看你周围，谁不该拍拍呀。”这句话，一下子就点醒了我。守着这么多音乐家不拍，傻啊？得，听大爷的，拍摄一个专题，叫《中国音乐家》。

这是在 1992 年 4 月末，红 5 月的前夕。

第四章

(59)

万事开头难

没想到，两个人干活比一个人还累。这位仁兄对音乐界不熟，谁都不认识，拍谁都得从我这儿找联络图。更惨的是他还老想蹭我的车。拍完片，再累也得先送他回家。还有，音乐厅、剧场的人他也都不认识，惹了麻烦还得我去给他铲。累死了。

第五章

(73)

办影展

当我用轮椅推着 70 岁的老母出现在主席台时，全总文工团指挥、我爸爸的老朋友王树人为她献上了一大束鲜花。我看到妈妈的脸上泛起了红晕。她是搞外事出身的，在这种场合，脸上总会有礼貌的微笑。只有我能读懂她脸上细微的变化——有成就感、也有怀念，那年正好是我爸爸逝世十周年。